

位于我省西南部的济宁大地，历来有运河之都、孔孟之乡、礼仪之邦之美誉。生活在济宁的作家因家乡而自豪，在他们的笔下，家乡的泗河孕育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在他们的笔下，浩淼的微山湖既是一片美丽的自然水乡，又是一座承载着丰厚的人文历史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的文化之湖；在他们的笔下，家乡人实在、直爽、热情、幽默，在历史上和建国后，涌现出一大批豪杰志士和英雄模范，他们祖祖辈辈传承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儒家血脉。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

□杨义堂

儒家的河流

在中国的江河水系中，济宁的泗河只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流，然而，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泗河的地位却不可小觑。在它古老的河湾里孕育了源远流长、厚德载物的儒家文化，它的一泓碧波从远古流来，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里回旋激荡，并从这里流向全国和世界，即使在万里之遥的边陲，也有它汨汨流淌的清音。可以说，泗河，是一条儒家的河流。

泗河古称泗水，发源于山东泗水县泉林的陪尾山麓。这里曾是东夷族群聚居之地，也是中华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在泉林以东有一片广阔的低洼地带，上古时代曾是一个碧波荡漾的巨大湖泊，据史籍记载及当地传说，这里就是古雷泽湖遗址，是三皇之首的伏羲和五帝之一的虞舜生活的地方。《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寿丘即今天的曲阜，负夏亦称负瑕，即今天的兖州。当地一些古老的地名也印证着伏羲、虞舜当年生活的痕迹。

雷泽湖夏秋时节积水成湖，秋后冬前湖水泄漏，“湖响如雷，三日漏涸，故曰雷泽秋声。”雷泽湖的水从陪尾山前涌出，有大泉数十，澄泓澄澈，称之泉林。其中尤以趵突、洗钵、响水、红石四源并发，汇流成河，泗河因之得名。泉林景色宜人，历代歌咏诗文众多，宋朝朱熹曾至此游春踏青，留下了“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咏叹。清朝康熙皇帝南巡时，曾经驻蹕泉林，后来乾隆皇帝南巡，又九度驻蹕泉林。

泗河之水涌出泉林，流向西南400米，就是卞桥。卞桥是中国最早的石拱桥之一，始建年代无考。桥西有一处春秋时代卞国故城的城墙遗址，卞国有两个著名历史人物，以勇著称。一个是卞庄子。卞庄子是个孝子，他的母亲在世时，他随军作战，三战三败，朋友看不起他，国君羞辱他。其母死三年，鲁国兴师伐齐，他请求从战，三战三获敌人甲首，以雪昔日败北之耻，最后又冲杀七十人，战死在疆场上。孔子称赞卞庄子之

勇，说这是成为一个完人的重要条件。另一个人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孔子很喜欢子路，但也深知这个弟子性格鲁莽，因此时时点拨他。子路曾经问孔子什么是强。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之强、北方之强，还是你所当行的强呢？南方之强教人宽厚柔顺，逆来顺受，为君子所遵行；北方之强攢甲提刀，死而不惜，为强者所遵行。一个君子，心平气和而不为流俗所误，那才叫强啊！直道中行而不偏差，那才叫强啊！国家有道，不改变最初的操守，那才叫强啊！国家无道，不变节媚俗，那才叫强啊！”泗河潺潺流淌，一如孔子和弟子们流传千载、直达心灵的絮语。

泗河一路欢快地向西奔流，来到曲阜境内，南侧有一条洙水河成为它的支流。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之后，晚年来到洙泗之间的杏树下，在这里带领弟子们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著春秋。《庄子》记载：“孔子游乎缁帙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真是一段教学相长、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泗河之滨有一片院落，古柏参天，深幽雅静。东汉时“诸弟子房舍并瓮犹存”，后来建起了讲堂、大成殿、两庑等，历代碑刻遍布其间。宋代之前称为“先师讲堂”，元代时改称“洙泗书院”，这里应是世界上第一座书院吧？就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的两河流域是西亚文明的滥觞一样，洙水和泗河流经的地方，也是儒家文化的两河流域，是圣贤教化之地的代名词。千年岳麓书院就有一个美丽的别名——潇湘洙泗，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有一个大牌坊，名字就叫“洙泗渊源坊”，就连日本、印尼，也有泗水的地名呢。

泗河温柔地流过孔子家乡之后，汇入了沂河等支流，河水大涨，到了古九州之一的兖州城东，开始折向南流。这里是古代的泗河、济水、淮水与黄河等“四渎”交汇的地方，是大禹治水的古战场。鲧采用堵塞的办法失败被杀，大禹则采用疏导的办法，不屈不挠，三过家门而不入，“尽力乎沟洫”，

才止住了洪水。大禹是中国儒家经典中所称颂的尧舜禹三代时的圣君，而三代则是儒家理想的社会，大禹带领人民治水的精神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兖州城东、泗河之上，有一座金口坝，堪称历代人民治水的见证。金口坝古名石门，始建于汉代。隋文帝元年(581年)，兖州刺史薛宙为治理泗河水患，在这里“积石为堰”，挖府河西流，灌溉农田。金口坝全长130米，设有5个泄水孔。元朝实行“泗水济运”，通过金口坝上的黑风口引水闸，将泗河之水引入府河，然后汇合汶河、光河之水流到济宁天井闸，补充大运河的水源。金口坝还是古代驿道上的交通咽喉。

泗河从兖州南折向西南，这里地势平坦，阡陌纵横，泗河像脱缰的野马，左右冲撞，经常泛滥。再往下进入微山境内，在鲁桥汇入了京杭大运河和江北第一大淡水湖——微山湖。今日泗河仅限于鲁桥以上159公里，流域面积2350平方公里，共有32条支流，7处闸坝，26座水库。建国后，通过多次治理，在防洪、灌溉、供水、生态修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受到泗河之水的润泽，这里的人民长期以来形成了见义勇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历史上和建国后，涌现出一大批豪杰志士和英雄模范，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身上，依然流淌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儒家血脉。

济宁市委、市政府从大济宁融合发展和建设“首善之区”的高度出发，从2014年开始，济宁市要对泗河进行全流域治理和生态景观改造。唯希望能挖掘泗河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恢复和建设一系列文化景观，使之成为生态景观、文化长廊，在让人们体验“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泗河美景之时，也能感受到儒家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徜徉在古老的泗河岸边，让我们在涣涣流水中，倾听孔子那不老的情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入选《2013中国散文年选》。

殷允岭长篇传记文学《焦裕禄》获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李新军《站在水鸟脊背上的故乡》(散文集)获第二届乔羽文艺奖文学创作类。

□江边风

在济宁，说起人民公园，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早在清末、民国时期，这块地盘就是市民娱乐消遣之处了。以土山为中心，茶馆戏棚、酒肆店铺遍布四周，商业氛围、文化气息十分浓厚。

建国后，于1962年建封闭式公园，将土山纳入，山体以石块垒叠加固，土山变成了假山。山上遍植松槐等树木，山顶建楼阁，名曰鬼峰楼。鬼峰指的是鬼山和峰山，《诗经·鲁颂》即有“保有鬼峰”之说。旧时，站在土山上，放眼东南，即可看到这两座山。其原因一是空气好，能见度高；二是没有众多的高楼遮挡。现在则是徒有虚名，要想再望鬼峰，只好待到秋高气爽日站在太白湖的高层建筑上才可以。土山右侧为一片水泊，水面南端有回廊亭榭，北端岸上为动物园，豢养着许多观赏鸟兽。

想当年，我们小的时候，进城不去公园还叫进城？可去公园得买门票，父母给的钱有限，买本小人书，就去不了公园。所以，隔着围墙花枝，张望一番，看看有没有新来的动物，有没有新摆的把戏摊。即使有，也是望而兴叹！后来，在城里有了工作，去公园仍是一个期盼。再后来，娶妻生子，每逢节日或休息日，公园已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场所！虽然动物已从公园迁出，但划船、套圈、射气球等游乐项目，仍让孩子们乐而忘返。

2008年前后，人民公园的围墙拆了，公园改建工程全面启动。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面貌焕然一新。公园里小径蜿蜒，花草密布，树木林立，碧波荡漾，人们不论什么时间，都可以自由出入，或散步，或小憩，或打拳，或唱歌，人民公园真正成为人民的乐园！

公园里一天到晚人流不断，要说最集中、最热闹的时候，还是早上六点至八点之间。如果是春天，几乎摩肩接踵。这时，公园景色也异常美丽。金灿灿的迎春花环绕水边，给一泓碧水镶上了金框。较早开放的还有樱花和海棠，樱树的枝干上全是花，我曾以“繁花着碧枝，疑是三月雪”来形容；海棠则是花叶齐放，且香气淡雅，公园西侧有片海棠林，每路路过都忍不住深吸几口，花落时亦如飘雪一般。海棠林南边，有一荷花池，池塘旁有株高大的棠梨，四月前后，花开数日，白如云朵。前年四月初，我曾连续几天看到一中年男子来树下拉小提琴，引我用手机拍下了这动人画面。

如果说拉小提琴的男子体现了济宁人趣味高雅、内涵深邃的一面，那么更多晨练的人们则外露着济宁人实在、直爽、热情、幽默的性格。他们一拨拨的，前呼后拥，或快走，或小跑，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吆喝两声。认识的更不用说了，不开个玩笑都不显亲切，近乎，比如一老年人在女性雕塑旁锻炼身体，正好被路过的熟人看见，彼此寒暄几句，熟人大声奚落：还带着女秘书呐！

济宁素有“江北小苏州”之美誉，除了同为运河城市、商业发达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济宁也有很多的园林。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济宁城内的园林已有30多处，如著名的菴园、西园、涸园、怡园等。改建后的人民公园扩大了水面，增建了拱桥，竖起了太湖石，新辟鹅卵石曲径，移栽了西府海棠等名贵花木，这些新元素与一天门牌坊、鬼峰楼、慈灯寺石塔、古槐及槐亭等历史元素有机结合，强化了公园的园林色彩，从这个角度说，济宁人民公园又是一处现代公共园林！

“写作”——关注当下，反思现实，状写自己生活的一方水土，再现当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写作”是展示各地市文学创作的一个平台，也是反映齐鲁大地时代变迁的一个窗口。

投稿邮箱：qlwbxiezu@163.com

动态

孙继泉《庄稼日记》由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柏祥伟中短篇小说集《仇人》由文心出版社出版，王昭溪长篇小说《公社的蝴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冰虹诗集《夏水九

叠》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张建鲁作品评论集》由济南出版社出版。

程相崧小说《镇人大主席》入选《2012齐鲁文学年展小说卷(精选作品)》、散文《废墟上的生命》